

苏东坡全集

珠海出版社

苏轼文集卷五十三

尺牋

与钱济明十六首以下俱赴定州

某启。别后至今，遂不上回，想察其家私忧患也。远辱专使惠书，且审侍奉起居康胜，感慰兼集。老病掩忽，遂已半年，衰病岂复以此汨缠。但晚景牢落，亦人情之不免。重烦慰谕，铭佩何言。然公亦自有爱女之戚，闻在崖后时，惭负不已。出守中山，谓有缓带之乐，而边陲梗塞，不堪开眼，颇费锄治。近日逃军衰止，盗贼皆出疆矣。闻两浙连熟，呻吟疮痍，遂一洗矣。何时会合，临书惘惘。惟倍加爱蓄，以副所愿。

二

寄惠洞庭珍苞，穷塞所不识，分饷将吏，并戴佳贶也。无以为报，亲书《松醪》一赋为信，想发一笑也。近得单季隐书云：公有一痢药方，极神奇。某长孙有此疾，多年不痊，可见传否？如许，望递中示及。

三

某启。久不奉书，盖无便，亦懒怠之故，未深讶否？比日起居何如？某与贱累如昔，曾托施宣德附书及《遗教经》跋尾，必达也。吴江宦况如何？僚佐有佳士否？垂虹闻已复旧，信否？旅寓，不觉岁复尽。江上久居益可乐，但终未有少田，生事漂游无根尔。儿子明年二月赴德兴，人口渐少，当稍息肩。余无可虑。会合何时，万万自爱。不宣。因便往三衢，奉启。

四以下俱惠州

某启。专人远辱书，存问加厚，感悚无已。比日，郡事余暇，起居何如？某到贬所，阖门省愆之外，无一事也。瘴乡风土，不问可知，少年或可久居，老者殊畏之。唯绝嗜欲、节饮食，可以不死，此言已书之绅矣。余则信命而已。近来亲旧书问已绝，理势应尔。济明独加于旧，高义凜然，固出天资。但愧不肖何以得此。会合无期，临纸怆恨，惟祝倍万保重。不宣。

五

某启。近在吴子野处领来教，尚稽答谢，悚息之至。远蒙差人，固佩荷契义矣，而卓契顺者，又可奇也。无以答其意，与写数纸，公可取一阅也。寄惠白术，极所欲得也。笺格甚高，想见风裁，回信唯有紫团参一板，疑可以奉亲故，不以微鲜为愧也。两儿子曾拜见否？凡百想有以训之。幼子过相随，甚干事，且不废学。蒙令子惠书，回答简率，一一封内，必不罪也。岭南家家造酒，近得一桂香酒法，酿成不减王晋卿家碧香，亦滴居一喜事也。

有一颂，亲作小字录呈。勿示人，千万！千万！

六以下俱北归

某启。去年海南得所寄异士太清中丹一丸，即时服之，下丹田休休焉。数日后，又得迨賚来手书。今又领教诲及近诗数纸，高妙绝俗，想见谪居以来，探道著书，云升川增，可慕可畏，可叹可贺也。及录示训词，诲以所不及，此曾子所谓爱人以德者，敬遵用不敢忘。幸甚！幸甚！

七

某启。忽闻公有闺门之戚，悲惋不已。贤淑令人久同忧患，乍失内助，哀痛何堪！人生此苦，十人而九，结发偕老，殆无而仅有也。惟深照痛遣，勿留胸次。令子哀疚难堪，惟当勉为亲庭节哀摧慕。本欲作慰疏，适旅中有少纷冗，灯下倦怠，不能及也。千万恕察。某若居住常，即自与公相聚；若常不可居，亦须到润与程德孺相见。公若枉驾一至金山，又幸也。

八

某启。人来，领手教及二诗，乃信北归灾退，并获此佳宠，幸甚！幸甚！又知诗人穷而后工，然诗语明练，无衰惫气，如季札者听之，亦有以知君之晚节也。比日起居佳胜。某此去不住滞，然风水难必期，公闲居难以远涉，须某到真遣人奉约，与德孺同来金山乃幸也。所怀未易尽言，并俟面陈。余惟万万自重。

九

某启。得来书，乃知廖明略复官，参寥落发，张嘉父春秋博士，皆一时庆幸，独吾济明尚未，何也？想必在旦夕。因见参寥复服，恨定慧钦老早世，然彼视世梦幻，安以复服为？闻儿子迨道其化于寿州时，甚奇特，想闻其详。乃知小人能坏其衣服尔。至于其不可坏者，乃当缘厄而愈胜也。旧有诗八首寄之，已写付卓契顺，临发，乃取而焚之，盖亦知其必厄于此等也。今录呈济明，可为写于旧居，亦挂剑徐君之墓也。钦诗乃极佳，寻本未获。有法嗣否？当载之其语录中。契顺又不知安在矣，吾济明刻舟求剑，皆可笑者也。

十

某已到虔州，二月十间方离此。此行决往常州居住，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买者否？如无可居，即欲往真州、舒州，皆可。如闻常之东门外，有裴氏宅出卖，虔守霍子侔大夫言。告公令一干事人与问当，若果可居，为问其直几何，度力所及，即径往议之。俟至金陵，别遣人咨禀也。若遂此事，与公杖屨往来，乐此余年，践《哀词》中始愿也。张嘉父今安在？想日益不止。途中闻秦少游奄忽，为天下惜此人物，哀痛至今。闻鲁直、无咎皆起，而公独为獬子所啮，尚栖迟田间。圣主天纵，幽蓟毕照，公岂久废者？惟万万宽中自爱。

十一

示谕孙君宅子，甚感其厚意，且为多谢上元令侄，行见之矣。

王、范二君处，皆当力言也。刘道人若能同济明来会，深所望。未敢奉书，且为致此意。裴家宅子果如何？

十二

居常之计，本已定矣，为子由书来，苦劝归许，以此胸中殊未定，当俟面议决之。

十三

某启。蒙示谕，昨日所得过矣。思无邪，吾子自有，老拙何为者。神药希代之宝，理贯幽明，未敢轻议，少留谛观，俟从者见临，乃面论也。

十四

妙啜见分，幸甚。所问已得其端，通缓颊否？不倦，日例见顾为望。

十五

家有黄筌画龙，拔起两山间，阴威凛然。旧作郡时，常以祈雨有应，今夕具香烛试祷之。济明虽家居，必不废闵雨意，可来爇一炷香否？旧所藏画，今正曝凉之，只今来闲看否？

十六

某一夜发热不可言，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，迨晓乃止，困

惫之甚。细察疾状，专是热毒，根源不浅，当专用清凉药。已令用人参、茯苓、麦门冬三味煮浓汁，渴即少啜之，余药皆罢也。庄生云在宥天下，未闻治天下也，如此不愈则天也，非吾过矣。杨评事漫与一来亦佳，到此，诸亲知所饷无一留者，独拜蒸作之馈，切望止此而已。

答廖明略二首

以下俱北归

远去左右，俯仰十年，相与更此百罹，非复人事，置之，勿污笔墨可也。所幸平安，复见天日。彼数子者，何辜独先朝露，吾侪皆可庆，宁复戚戚于既往哉！公议皎然，荣辱竟安在？其余梦幻去来，何啻蚊虻之过目前也！矧公才学过人远甚，虽欲忘世而世不我忘，晚节功名，直恐不免尔。老朽欲屏归田里，犹或得见，蜂蚁之微，寻已变灭，终不足道。区区爱仰，念有以广公之意者，切欲作启事上答，冗迫不能就，惟深亮之。

二

衰陋之甚，惟有归田杜门面壁，更无余事。示谕极过当，读之悚汗。毗陵异政，谣颂蔼然，至今不忘。为民除秽，以至蚕尾，吴越户知之，此非特儿子能言也。圣主明如日月，行遂展庆，众论如此。目昏不能多书，悚忤不已。

与陈伯修五首

以下俱杭州

辱书，承孝履如宜。日月如昨，奄换新岁，追慕摧怛，愈远无及，奈何。未缘面慰，伏冀简哀自重。不宣。

二

盐官尉以阻节诉灾，致邑民纷然喧讼，不得不问。然已州罚讫，奏知而已。承谕及，幸悉！幸悉！

三以下俱惠州

某启。久不通问，愧仰深矣。远辱专使手书，眷念之重，不减畴昔，幸甚！幸甚！比日履兹暑溽，起居住胜。始闻出使畿甸，旋又移守解梁。伯修平生厄滞，得丧毫末，本不足云，但恨材用不展，有孤天授。今兹小试，已恨迟暮，惟勉之一日千里，副士友之望也。秋热，万万以时保重。不宣。

四

某谪居粗遣筠州时，得书甚安。长子已授仁化令，今挈家来矣。某以买地结茅，为终焉之计，独未鬻墓尔。行亦当作杜门绝念，犹治少饮食，欲于适口。近又丧一庖婢，乃悟此事亦有分定，遂不复择。脱粟连毛，遇辄尽之尔。惠示佳茗，极感厚意，然亦安所施之。扇子极妙，奉养村陋，凡百不能称也。佩公高义，不忘于心。千里劳人，以致口腹之养，甚非所安也。

五

某近日甚能剖心省事，不独省外事也，几于寂然无念矣。所谓诗文之类，皆不复经心，亦自不能措辞矣。辱示清风堂石刻，幸得荣观，仍传之好事以为美谈。然竟无一字少答来贶，公见知之

深，必识鄙意也。新居在一峰上，父老云，古白鹤观基也。下临大江，见数百里间。柳子厚云：“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，非兹丘也欤？”只此便是东坡新义也。谭文之，南方之珊瑚杞梓也，恨老尔，颇相欢否？毛泽民高文，恨知之者少，公能援达之乎？徐得之书信已领，当递中答谢也。

答陈履常二首

以下俱密州

吴中屡得瞻见，时以余弃，洗濯蒙鄙，别来仰伫日深。递中首辱教尺，感服良厚，即日履兹酷暑，起居何如？贵眷令子各佳胜，披奉杳然，临纸怅惘，惟冀为时调护。

二

远承寄贶诗刻，读之洒然，如闻玉音，何幸获此荣观。不独以见作者之格，且足以知风政之多暇，而高躅之难继也。辄和《光禄庵二绝》，聊以寄钦羨之怀，一笑投之可也。所须接骨丹方，谨录呈。高密连年旱蝗，应副朔方百须，纷然疲薶，日俟汰逐。企仰仙馆，如在云汉矣。因风，不吝诲字。

与鲜于子骏三首

以下俱密州

久不奉状，方深愧悚。递中，伏辱手教，并新文石刻等，疾读，喜快无量。即辰起居住否？公文学德度，宜在朝廷，久此外远何也？然闻一路蒙被仁政，不尔，吏民皆在倒悬中也。况乡井坟墓在焉，计居之甚以为乐。某到郡正一年，诸况粗遣，岁凶民贫，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。然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，如此而已。忝厚眷，故及。未缘瞻奉，惟冀以时自重。不宣。

二

忝厚眷，不敢用启状，必不深讶。所惠诗文，皆萧然有远古风味。然此风之亡也久矣。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，则疏矣。但时独于闲处开看，未尝以示人，盖知爱之者绝少也。所索拙诗，岂敢措手，然不可不作，特未暇耳。近却颇作小词，虽无柳七郎风味，亦自是一家。呵呵。数日前，猎于郊外，所获颇多。作得一阕，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，吹笛击鼓以为节，颇壮观也。写呈取笑。

三

故人刘格，字道纯，故友刘恕道原之亲弟，读书强记辨博，文词粲然可观，而立节强鲠，吏事亦健，君实颇知之，余人未识也。欲告子骏与一差遣，收置门下，公若可以踏逐辟召，幸先之，敢保称职也。旦夕归南康军待阙，公若有以处之，他必愿就也。某非私之也，为时惜才也。

与欧阳仲纯五首

以下俱徐州

去岁城东，屡获陪从，蒙益既多，乐亦无量。既别，日苦贱事，不克驰问，惭负不可言。即日起居何如？见报，除审簿，信否？殊不知。即日从者所在，徒有仰咏。某蒙庇粗遣，彭门本无一事，足以藏拙。河水一至，事无不有，中间几殆者数矣。必亦闻之。今方稍安，而夏秋之患未可量，盖命穷所至感召，此何时复得一笑之乐也。近诗数首，聊以破颜。余寒，万万以时自重。

二

伯仲、叔弼昆仲，各计安胜。杨掾行速，未及拜书，乞道下悃。子由在南都，时得书，无恙。彭城最处下流，水患甲于东北。奏乞钱与夫为夏秋之备，数章皆不报。曹河若可塞，固大善，不尔，仓卒之间，不免调急夫使系省钱，岂暇复禀命乎？所费必多，而为备不如先事之精也。人微言轻，信命而已。仲纯知我之深者，聊复及之。

三

去春寄舍国门，屡辱临顾，喜慰无量。别来逾年，奔走俗状，未尝通问，瞻企徒深。即日履此烦暑，起居何如，眷爱各安否？传闻车马已到宛丘，相去甚近，书问自此可时相及矣。千万顺时珍重。

四

崔度者，顷年在陈，与之甚熟。今作过海之行，妻子仍在陈学，幸略与垂顾。

五

伯仲兄闻监西岸，已视事未？叔弼近托孙元忠附书季默，今安在？因风无惜惠问。宛丘谁与往还，有可与语者否？

与眉守黎希声三首以下俱徐州

倾向已久，展奉无由。窃计比日履兹酷暑，起居住胜。某占籍部中，不获俯伏门下，一修桑梓之仪，瞻望铃斋，岂胜怀仰。伏惟顺时为民自爱。

二

去岁王秀才西归，奉状必达，即日远想起居住胜。承朝廷俯徇民欲，有旨借留，虽滞留高步，士论未厌，而乡闾之庆，特以自私而已。然山水之秀，园亭之胜，士人之众多，食物之便美，计公亦自乐之忘归也。某久去坟墓，贪禄忘家，念之辄面热，但差使南北，不敢自择尔，何时复得一笑为乐？尚冀为时自重。

三

向自密将赴河中，至陈桥，受命改差彭城。便欲赴任，以儿子娶妇，暂留城东景仁园中。旦夕自汴东去，逾远风问，可胜怅然。坟墓每烦戒敕，惟增感噎。堂兄欲葬祖坟，为诸房众多，某既不敢果决，恐众意难允也，乞知之。

与张嘉父七首

某启。都下纷纷，不遂款奉，别来思渴深矣。比日起居何如？某凡百粗遣，汝阴僻陋，但一味闲，真衰病所乐也。合会未期，千万保重。不宣。

二

某启。今日与嘉父道别，浩然笑仆醉后草书，虽不通他心，信手乱书，亦有祸福也。公少年高才，不患不达，但志于存养，孟子所谓“心勿忘勿助长”者，此当铭之坐右。世人学道，非助长也，则忘而已矣。仆少时曾作《杂说》一首送叔毅，其首云“曷尝观于富人之稼者”是也，愿一阅之。承过听，见语甚重，不敢不尽。

三

某启，君为狱吏，人命至重，愿深加意。大寒大暑，囚人求死不获；及病者多，为吏卒所不视，有非病而致死者。仆为郡守，未尝不躬亲按视。若能留意于此，远到之福也。

四

某启。君年少气盛，但愿积学，不忧无人知。譬如农夫，是穰是莠，虽有饥馑，必有丰年。敢以为贻。

五

某启。公文章自己得之于心，应之于手矣。譬之百货，自有定价，岂小子区区所能贵贱哉。“潜虽伏矣，亦孔之章。”足下虽欲不闻于人，不可得。愿自信不疑而已。

六

某启。借示赋论诸文，遂得厌观，殊发老思。西汉一首尤精确。文帝不诛七国，世未有知其说者，独张安道尝言之于神考，其疏，人亦莫之见也。今公所论，若合符节，非学识至到，不能及此。仰钦！仰钦！

七惠州

某启。久不奉书，过辱不遗，远枉教尺，且审起居住胜，感慰交集。著述想日益富。示谕治《春秋》学，此儒者本务，又何疑焉。然此书自有妙用，学者罕能领会，多求之绳约中。乃近法家者流，苛细缴绕，竟亦何用。惟丘明识其妙用，然不肯尽谈，微见端兆，欲使学者自求之，故仆以为难，未敢轻论也。凡人为文，至老，多有所悔。仆尝悔其少作矣，若著成一家之言，则不容有所悔。当且博观而约取，如富人之筑大第，储其材用，既足而后成之，然后为得也。愚意如此，不知是否？夜寒，笔冻眼昏，不罪！不罪！春首，惟千万自重。不宣。

与陈季常十六首

以下俱黄州

某启。昨日人还，拜书，想已达。今日见马铺报，公择二十一日入光州界，计今已在光。辄于太守处借人持书约会于岐亭。某决用初一日早离州，初二日晚必造门，此会殆为希有。然第一请公勿杀物命，更与公择一简邀之，尤妙。人速，不尽所怀。恕之。不宣。

二

早来宿酒殊昏倦，得佳篇一洗，幸甚。昨日醉中口占，忘之矣。写一首为笑。

三

近因往螺师店看田，既至境上，潘尉与庞医来相会。因视臂肿，云非风气，乃药石毒也。非针去之，恐作疮乃已。遂相率往麻桥庞家，住数日，针疗。寻如其言，得愈矣。归家，领所惠书及药，并荷忧爱之深至，仍审比来起居住安。曾青老翁须《传灯录》，皆已领，一一感佩。《五代史》亦收得。所看田乃不甚佳，且罢之。蕲水溪山，乃尔秀邃耶？庞医熟接之，乃奇士。知新屋近撰《本草尔雅》（谓一物而多名也。）见刘颂具说，深欲走观。近得公择书云，四月中乃到此。想季常未遽北行，当与之偕往耳。非久，太守处借人遣赍家传去，别细奉书。

四

柴炭已领，感作！感作！东坡昨日立木，殊耿耿也。

五

王家人力来，及专人，并获二緘。及承雄篇赞咏，异梦证成仙果，甚喜幸也。某虽窃食灵芝，而君为国铸造，药力纵在君前，阴功必在君后也。呵呵。但累书听流言以诬平人，不得无折损也。悬弧之日，请一书示谕，当作贺诗，切祝！切祝！比日起居住否？

何日决可一游郡城？企望日深矣。临皋虽有一室，可憩从者，但西日可畏。承天极相近，或门前一大舸亦可居，到后相度。未间，万万以时自重。

六

欲借《易》家文字及《史记》索隐、正义。如许，告季常为带来。季常未尝为王公屈，今乃特欲为我入州，州中士大夫闻之耸然，使不肖增重矣。不知果能命驾否？春瓮但不惜，不须更为遗恨也。

七

郑巡检到，领手教。具审到家尊康胜，孤结恋之怀，至今未平也。数日前，率然与道潜游西山，奇胜殆过于所闻。独以坐无狂先生，为深憾耳。呵呵。示谕武昌田，曲尽利害，非老成人，吾岂得闻此。送还人诸物已领。《易》义须更半年功夫练之，乃可出。想秋末相见，必得拜呈也。近得李长吉二诗，录去，幸秘之。目疾必已差，茂木清阴，自可愈此。余惟万万顺时自重。

八

示谕武昌一策，不劳营为，坐减半费，此真上策也。然某所虑，又恐好事君子，便加粉饰，云擅去安置所而居，于别路传闻京师，非细事也。虽复往来无常，然多言者何所不至？若大霈之后，恩旨稍宽，或可图此，更希为深虑之，仍且密之为上。

九

稍不奉书，渴仰殊深。辱书，承起居佳胜。新居渐毕工，甚慰想望。数日得君字韵诗，茫然不知醉中拜书道何等语也。老媳妇云“一绝乞秀英君”，大为愧悚，真所谓醉时是醒时语也。蒙不深罪，甚幸。

虽知来篇非实语，犹且收执，庶几万一。莫更要写脊记否？呵呵。柳簿云某奉讶者，不知得之于谁，安有此理。来书雄冠之语，亦无人见。但有答柳二书云，陈季常要写脊记，欲与写云。文武窠寮，常居禄位，亦如与季常书作戏耳，何名为讶哉！想公必不以介意，不答最妙。日夜望季常入州，但可惜公择将至，若不争数日，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剧饮数日，为可惜耳。有人往舒，五七日必回，可见其的。若不来，续以书布闻。茶白更留作样几日。近者新阙甚多，篇篇皆奇。迟公来此，口以传授。余惟万万自爱。

十

叠辱来贻，且喜尊体已全康复。然不受尽言，遂欲闻公，何也？公养生之效，岁有成绩，今又示病弥月，虽使皋陶听之，未易平反。公之养生，正如小子之圆觉，可谓“害脚法师鸚鵡禅，五通气球黄门妾”也。至禱。

十一

孙巨源之侄，甚佳士，兼甚仰盛德，云当去请见。某告以季常不蓄乌巾十余年矣，又不欲便裹帽奉谒，他必自去见公也。镇中得一好官人，亦非细事。叔直书已附去。西方多事，此君却了